

编者按

120年前，“一片甲骨惊天下”，沉睡多年的甲骨文从殷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雏形。对甲骨文而言，不但汉字造字法中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一一具备，在简单的线条背后，还蕴藏着一种来自文化初始阶段的神秘与活力。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虽然与甲骨文三千年未曾谋面，但是一旦与之相遇，流淌在血液中的自豪和骄傲就会在瞬间被激发出来。而在国际舞台上，甲骨文也成为了中华文明悠久的象征，它是一种独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它令世界惊讶，让四海赞叹。120年后的今天，甲骨文的价值愈发受到珍视，甲骨学研究借助前沿科技步入了新阶段，曾经深藏在博物馆的甲骨也以多种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譬如印有甲骨文的花布、服饰，以甲骨文为原型创作的城市雕塑、路灯，甚至书签、酒坛等小物件，在现代社会里，甲骨文沟通了中华千年的文明，并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向世界辐射古老文字永恒的光彩。

甲骨文 从历史地层苏醒的中华文明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甲骨学研究 120年大事简表

- 1899年**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王懿荣是学界公认的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
- 1903年** 刘鹗出版《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
- 1904年** 孙诒让撰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考释和研究著作。
- 1909年** 日本学者林泰辅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这是第一部日本学者的甲骨学研究著作。
- 1915年** 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考释》，大量文字得到考释，卜辞基本可以解读。
- 1917年** 王国维发表《殷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甲骨文开始作为史料研究商代历史；加拿大学者明义士出版《殷墟卜辞》，这是第一部西方学者的甲骨学研究著作。
- 1920年** 王襄出版《匱室殷契类纂》，被认为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
- 1928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第一次科学发掘，拉开了殷墟13次发掘的大幕，甲骨文整理进入科学发掘阶段。
- 1933年** 董作宾发表《甲骨学近代研究例》，把甲骨资料分为五个时期，甲骨学史料价值极大提高；郭沫若出版《卜辞通纂》，资料翔实，编著体例精到。
- 1939年** 曾毅公出版《甲骨存》，这是第一部甲骨缀合的专著。
- 1948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出版，殷墟13次发掘的主要成果得以刊布。
- 1953年**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两片有字卜骨，系安阳殷墟之外第一次发现商代甲骨文。
- 1954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是对前五十年学术的全面总结，又在各个领域有所推进。
- 1978年**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出版，刊布传世甲骨资料41956版，被誉为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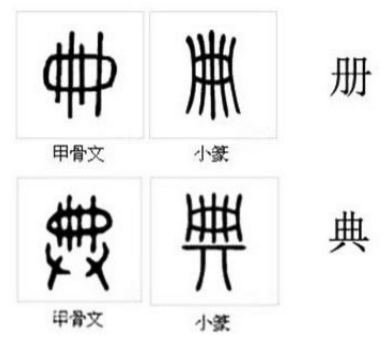
(据《光明日报》) 制图/孙发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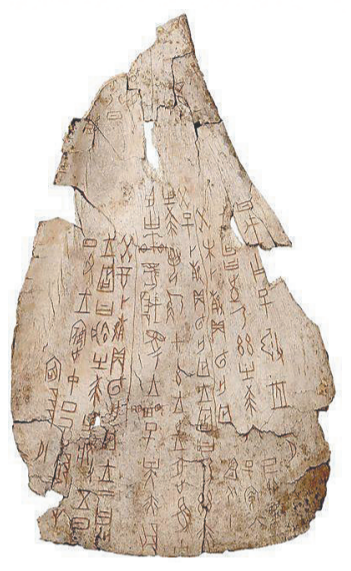
甲骨文雕塑。



殷无咎全甲刻辞。



甲骨文中就有“典”和“册”字。



王寅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有朱书“文”字的扁壶。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



甲骨文服饰。

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甲骨四堂”指的是甲骨文研究领域四位著名的学者，无巧不成书，他们的字号中都带有“堂”字，分别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甲骨四堂问道有先后，治学方向也各有不同，但是对甲骨文的研究来说，四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后世学者将四人的成就概括为：“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高水平，两人的成就并称为“罗王之学”。

“雪堂”郭沫若是天才，他涉足甲骨文研究的时间较晚，但成就却是最突出的。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始于其流亡日本期间，当时，蒋介石政府全国通缉郭沫若，不得已，他只好远赴东洋。由于不能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和言论，郭沫若便投身于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十年隐默，郭沫若在文学创作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却留下了大量关于甲骨文研究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忙于国事之余，仍坚持甲骨文研究。据统计，郭沫若一生涉及甲骨文方面的文字就有七八十万字，甲骨四堂之中郭沫若的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难怪乎在四人的排序中，郭沫若名列首位。郭沫若坚信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他的甲骨文研究是学术，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雪堂”罗振玉是个人才，他是晚清的重臣，却对甲骨文情有独钟。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收集甲骨，可以说是中国系统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若论起收藏甲骨的数量，恐怕无人能与罗振玉相比，两三万片甲骨的收藏总量不要说个人，就是装备一个博物馆也是绰绰有余。罗振玉不但自己研究甲骨文，其子罗福葆、其曾孙罗元国也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罗氏一门源远流长。

“彦堂”董作宾是个天才，董作宾天生勤奋，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代曾经靠在北京大学给别人抄写讲义为生。其勤奋得到了冯友兰、顾颉刚等名家的赏识，特许其在北大旁听，从此，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道路开始了。董作宾对甲骨文研究了六十余年，著述二百余万字，不仅如此，董作宾曾于国内外多地任教，每到一地，他就将自己的甲骨文研究带到此处。董作宾让世界认识了甲骨文，同时，让甲骨文研究得以遍地开花。

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些古老的文字也在焕发着新的生机。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甲骨文是活的，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对世界文明而言，甲骨文更是活的，人类文明起源时的三大文字体系，目前只有甲骨文还活着，而且还蒸蒸日上。那么，如何让这些曾经深埋在历史地层中的文字真正“活”起来，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作为中华民族的早期文字，甲骨文不但有着强大的表意功能，更有源自象形文字的绘画美感，如今，甲骨文表意功能已经被由其发展而来的现代汉字所代替，而其绘画美感则保留在了我们民族记忆深处。

甲骨文的活字印刷术引起了诸多专家和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注意。早在1985年，就有人以“甲骨文丝绸花布”为名，申请了第一个与甲骨文相关的专利项目，目前，国内已有近百项与甲骨文相关的技术专利，这里边大部分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甲骨文不但印在了我们中华儿女的心里，还印在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甚至还有有人将甲骨文做成微信表情包，这正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明的结合，令人拍案叫绝，也预示了在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中，古老中华民族的新腾飞。



甲骨四堂。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龙骨中的密码

药，被病人吃进了肚子里，后来有人概括这段时间是“人吞商史”，虽然不无戏言的成分，但其中包含的悲哀与无奈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够深深感知得到的。我们和甲骨文相见恨晚，但是谁也不会料到我们的相遇居然会是以这样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

出版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铁云藏龟》后不久，也被流放新疆；名列“甲骨四堂”的王国维，也在壮年之时投湖自尽。虽然这些事件实际上与甲骨文本无任何关联，但是在外人看来，甲骨文似乎是背负了什么诅咒一样，令研究者屡遭不幸，也令旁观者望而却步。

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只有安阳小屯村才有数量如此丰富的记有商代文字的甲骨呢？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甲骨文的研究者，直到1928年的秋天，这个问题才找到了答案。

几十年的盗窃盗卖终于引起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注意，1928年秋，在相关机构的支持下，一场对甲骨文长达十几年的抢救性发掘开始了。现代化的发掘工具与专业性极强的学者、技术人员开始参与进了甲骨文的发掘，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甲骨也没有让这些学者们失望，在小屯村，成吨的甲骨重见天日，虽然那些被毁坏的和流失掉的再也无法回来，但是这些海量的新甲骨却向发掘者们讲述着新的故事。

经过专业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发现，小屯村地下甲骨的数量远超之前的预想。1936年，仅仅是第13次挖掘，就出土了6吨甲骨。如果按部就班地一层层进行整理和发掘，现场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如此，小屯村发掘现场的环境相对简陋，发掘出来的甲骨如果没有及时得到专业的保护处理，很快

“龙骨”，在中药里指的是一些古代动物的骨骼化石，据《本草纲目·鳞部》记载，对“老症不止”“热病下痢”有不错的疗效，身患此病的王懿荣去药店抓药时，无意间发现店中所出售的龙骨上隐隐约约地有一些图案。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自然学识非比一般，对于金石文物，王懿荣造诣颇深，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图案并非普通虫蚀鼠咬造成的，而更像是某些古代文字。病愈之后，王懿荣到药店刨根问底，得知这批龙骨都是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他斥重金从小屯村收购带文字的龙骨上千片，并一一加以辨识。“日”“月”“山”“水”，一个个字符被王懿荣辨认了出来，紧接着十几个名字，王懿荣默念着，突然发现这些名字所对应的不就正是《史记·股本纪》中那些殷商帝王吗？这样，龙骨所隐藏着的真相就呼之欲出了，这正是失传了三千多年的殷商文字，这正是失落了三千多年的中华古文明。这一年是1899年，当历史的地平线上刚刚升起20世纪的曙光，一个古老的文明被重新发现了，这一年，被后世称之为“甲骨文发现年”。

命运多舛的遗产

甲骨文是珍贵的，但是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宝贵的遗产却一直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最早被人发现的那批甲骨，大多都被卖进了药铺，随着各类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或许是因为历史太过于久远，那些处于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遗迹在后世看来，多少有点内容模糊。且不说三皇五帝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就是夏商二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史事也只能籍通过各类著述典籍来查考。虽然早在周代，《礼记》上对前朝的一些风俗习惯就有所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是，其具体细节处，却往往语焉不详——商代人怎么“尊神”，怎么“事神”，怎么“先鬼而后礼”，仅凭书上的几行记载，是远远无法臆测出来的。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我们一直骄傲着并且糊涂着，一直骄傲了上千年，也糊涂了上千年。直到120年前，大清国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的一场疟疾，给了这隐藏千年的秘密一个确定的答案。